

推 荐 曲 艺 节 目 选 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局
中 国 曲 艺 家 协 会

一九八〇年二月

中

目 录

心中的赞歌向阳飞 (天津时调)	张 俊 (1)
威武不屈 (快板书)	陈 阵 (3)
彭老总访山乡 (鼓词)	罗尊柱 谢石希 (11)
“二包公”恋爱记 (快板书)	

.....	张志勋 杨鹤年 (16)
难忘的一课 (湖北小曲说唱)	夏雨田 (27)
井台会 (河南坠子)	孔祥荣 (36)
一个大“钢墩儿” (乐亭大鼓)	张建国 (46)
表扬谁? (四川金钱板)	蒋中菁 (51)
队长请客 (相声)	兰建堂 (56)
一张离婚判决书 (苏州弹词开篇)	郁鸣秋 (65)
血溅山神庙 (苏州弹词)	陈灵犀改编 (68)
调寇 (西河大鼓《杨家将》片断)	艳桂蓉述 (86)
双锁山 (乐亭大鼓)	靳文然原词

靳文然 李国春整理 (99)

唐僧行贿 (山东快书)	刘 肃 (117)
贾科长买马 (评书)	田连元 (129)
假大空 (相声)	杨 昶 陈佩元 (139)
弄巧成拙 (相声)	侯长喜 (154)
特殊生活 (相声)	杨振华 王志涛 (161)
不正之风 (相声)	王鸣录 (175)
调整计划 (相声)	高惠生 刘有杰 (189)

一枝新花（相声）	常宝霆	段永祥	（199）
动力研究（相声）	常贵田		（212）
方言土语（相声垫话）			
.....	常宝堃遗作	常宝华整理	（222）
全体会（独角戏）	朱翔飞	周柏春原作	
		吴双艺整理	（226）

心中的赞歌向阳飞

(天津时调)

张 俊

寒冬深夜（呀）天（哪）漆黑，

忽听门外有人催，

叫起来歌手李春梅，

坐上汽车快如飞，

坐上汽车快（呀）如飞。

李春梅（呀）随人来到大厅内，

见烟雾熏人脸，灯光暗又灰，

桌子上的名菜美酒一大堆。

江青喝得酩酊醉，

叫春梅唱歌把她陪。

我唱“北风吹”，

江青她直咧嘴，

非要听黄色曲调不唱她发淫威！

春梅强压怒火（呀）牙咬碎，

千思万绪涌心扉：

那一年春节之夜除旧岁，

敬爱的总理来到大厅内，

和我们一起同开联欢会。

我唱“洪湖水”，总理拍手随，

我唱“东方红”，总理来指挥。

再要往下唱，总理怕我累，

站起身叫我坐下喝杯水。

想往事，不由滚滚流热泪，

看眼前更加明辨是和非。

总理爱人民，情深似江水；

总理忠于党，把马列来捍卫；

总理为革命，鞠躬尽瘁。

江青她祸国殃民是奸贼！

面对奸贼不谄媚，

春梅扭头把家回。

从此落了个无名罪，

被赶下舞台不许再返回。

喜听大地响春雷，

党中央斗妖战魔除掉白骨堆。

李春梅心花怒放流喜泪，

打好了脸画好了眉，

跑来参加庆祝会。

大步登台高声唱，

心中的赞歌向阳飞，

大步登台高声唱，

哎哟心中的赞歌向阳飞。

（选自《天津演唱》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威武不屈

(快板书)

陈 阵

乌云阵阵遮天半，
雨雾蒙蒙绕山巅。
抬头看，一标人马望不断，
好似长龙正下山，
高举红旗迎风展，
旗下现出将一员。
但只见，帽上五星红光闪，
有一双大耳草鞋脚下穿。
浓眉大眼胡须重，
昂首挺胸好威严。

(白)这是哪一位？

他就是红军总司令，
朱德大名天下传。

这时候，我红军克遵义，逼贵阳，入云南，进四川，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
毛儿盖会议写新篇。

党中央开大会反分裂，反“左”倾，反投降，反悲观，
决定分兵左右路，
北上抗日把敌歼。

右路军，毛主席亲自来领导，
全军振奋干劲添。
中央红军为主力，
一路上节节胜利斩将又夺关。
左路军，以四方面军为基础，
再加上中央的五、九两个军团，
朱总司令来统率，
到现在，部队上路二十多天。
今天上午，小雨儿时续又时断，
身上的军装，干了湿来湿了干。
川西气候常变幻，
到午后，七色彩虹挂天边。
雨过天晴景色艳，
山青水秀花草鲜。
部队正在把路赶，
猛然见，一道大河把路拦。
总司令刚要派人把水情探，
叭得儿喇！有个干部快马加鞭奔这边，
到队前，他甩镫离鞍下了马，
面对着总司令满怀深情把话谈：
“这次长征意义多深远，
左路军的安危成败重任在您肩。
大家都祝愿您身强体健，
您不骑马步行为哪般？”
说话间，递过缰绳和鞭杆，
要扶朱总上马鞍。

朱总谢绝忙摆手：

“没有马，一样干革命，一样到延安。”

朱总的警卫员叫小潘，

忙把骑马的同志拉到旁边：

“同志，朱总的战马被杀死啦！”

“啊，难道咱们队伍里边有内奸？”

正说话，见一队人马也往河边赶，

小潘他一努嘴儿发了言：

“我要说他杀的，我也没看见，

反正他常把朱总来刁难！”

马蹄踏踏烟尘弥漫，

打头的战马上面坐定一军官，

光警卫跟了三十多个，

缕缕行行好威严。

这军官，个头高大白净脸，

一身肥膘肚子圆，

摇头晃脑斜瞪着眼，

骂骂咧咧嘴不闲：

“他妈的，没我的命令就停止前进，

不怕你们的脑袋把家搬！”

（白）这家伙还真厉害！

此人就是张国焘，

飞扬跋扈忒野蛮。

他原在四方面军当政委，

好拉山头搞集团。

反他的轻的关押重的毙，

亲他的破格提升享特权。
会师后，他见中央人马少，
野心顿时冒了尖，
妄想分裂党中央，
篡夺红军的领导权。
自从分兵两路他觉着离着党中央远啦，
又要拉朱总上贼船，
想利用朱总在四川一带的声望大，
他好独霸西北和西南。
总司令心红眼亮不上当，
批评他不该打个人小算盘。
张国焘表面上不动声色暗中翻了脸，
对朱总意狠心毒手段凶残。
把警卫部队给撤走，
只留一个警卫班。
偷杀战马卡口粮，
千方百计夺兵权。
现在是为了他的逃跑主义得实现，
寻找借口到河边。
张国焘来到河边下了马，
眼望着河水心里暗喜欢，
他故意紧皱眉头叹口气，
面对朱总撒谎言：
“据报告，昨夜上游有暴雨，
眼看着河水猛涨白浪翻，
这条大河没法过，

倒不如，赶快退回阿坝改道奔天全。”

朱总司令听罢心中辗转：

张国焘屡犯错误不一般，

在懋功，他妄想改组中央没能实现，

现在看，他同意北上抗日要自食前言，

必须要制止这条逃跑主义错误路线，

当机立断莫迟延！

朱总说：“这河能比乌江险？

能比草地雪山还艰难？

我已经派人去侦察，

我们可以边选渡口边找船。”

“噯，就算过了这条河，

在前面还有急流和险滩。

这样长征是自杀，

照这么干，红军老本儿要赔完。”

张国焘挺着大肚儿装个哭丧脸，

总司令抓住时机面对大家作宣传：

“自从我党开过遵义会议，

好比那，云开雾散晴了天。

毛主席为咱来掌舵，

红军面貌大改观。

在大渡河上显身手，

飞兵奇取过娄山关。

四渡赤水惊敌胆，

红军驰骋滇、黔、川。

我们是得心应手操胜券，

蒋介石损兵折将坐立不安。

（白）张政委！

你为啥对我们的有利条件睁着眼睛不去看，
反而要夸大困难散布悲观，动摇军心为哪般？”

一席话，说得众人纷纷把头点，

张国焘白脸气成酱猪肝。

说话之间天色晚，

部队就地扎营盘。

张国焘名义上召开干部会，

暗地里摆下“鸿门宴”，

会议上，张国焘五官挪位唾沫星子四下溅，

杀气腾腾发狂言。

说什么北上抗日是失算，

党中央的决议应推翻；

说什么要给中央拍急电，

要跟毛泽东把牌摊。

他又指名道姓叫朱总，

“你要明确表态别迟延！”

会场上众人左顾右盼面对面，

个个望着朱总司令把眼瞪圆。

总司令沉着镇静且看那张国焘来表演，

闷坐一旁猛抽烟。

张国焘赤膊上阵逼得紧，

总司令从容不迫义正词严：

“我拥护毛主席的好领导，

我赞成北上抗日的好路线！”

“你的观点死不变？”

“不执行党的决议那是啥党员！”

“我要你发电报谴责毛泽东，
把你们的关系一刀砍。”

“我们的关系你割不断，
发电报我拒绝把名签！”

张国焘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大声喊，
把最后一招往外端：

“今天我要枪毙你，
看你照办不照办！”

朱总司令巍然屹立挺身站，
一抬手，烟头甩落火星溅。

“张国焘，你可以把我劈两半，
要我屈服难上难！”

正告你，搞分裂没有好结果，
只能是身败名裂遗臭万年！”

会场上的同志听了朱总的肺腑语，
许多人擦亮眼睛紧握拳。

张国焘有心下令抓朱总，
见小潘手按枪机眼瞪圆；

恐怕那人心不服引起混战，
那时候自己的性命难保全。

更何况五、九军团离此不太远，
屋门口就是朱总的警卫班。

虽然是四外布置了包围圈，
弄不好或许落个赔本输全盘。

张国焘阴谋诡计破了产，
在椅子上瘫成泥一团。
这一回张国焘没敢下毒手，
到后来，二方面军进了川。
来了贺龙、任弼时，
他再想下手难上难。
张国焘一意孤行众叛亲离结果成了光杆儿，
左路军众将士跟随朱总到了延安。
这就是长征途中历史一段，
总司令他气量如海，志比铁坚，大智大勇，在危急关头挽
 狂澜，
有理有节斗叛徒，
威武不屈美名传。

（原载《曲艺》一九七九年第八期）

彭老总访山乡

(鼓 词)

罗尊柱 谢石希

乌石峰高耸云端，
深情连绵万重山，
当年迎回彭老总，
一曲颂歌四海传。

(白) 唱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这一日，雄鸡唱罢天破晓，
一弯残月挂西天；
滢滢露水沾衣湿，
阵阵霜风拂面寒。
田野里谁人这般早？
走走停停在田坎，
只见他来到那四方丘前凝神望，
如同在临战之前析疑难。
满丘稻谷早收割，
为什么他绕着田塍净转圈？
啊，你看他竟把禾莠拔在手，
朦胧里细数一莠禾有多少杆！

(白) “一根、两根、三根……”
不多时乌石岭上朝霞现，

家家户户起炊烟。

晨光里人影已可清晰分辨，

原来他年过花甲两鬓斑。

呀，老人家为何双眉陡然皱？

目光炯炯望田间！

（白）这位老人家是谁？他就是我党我军杰出的领导人彭德怀同志啊！

忆往昔彭老总为国征战数十年，

看今朝为民操劳未有闲。

这一回奔波劳碌访贫苦，

千里跋涉不辞难。

昨日里风尘仆仆回到乌石寨，

乡亲们奔走相告好喜欢。

当晚上彭家围子真热闹，

男女老少笑声喧，

彭老总平易近人多随便，

与乡亲一条凳上把心谈。

他问今年农业收成好不好，

“产量是不是已翻番？”

他问社员生活有没有困难，

“五保户照顾可周全？”

阔别多年乡音犹未改，

但见额上条条皱纹添。

乡亲们满怀敬意暗暗想，

彭老总和我们心相连。

（白）这时候，有位干部向彭老总来汇报。他说：“如今

放了卫星坐火箭，
今年亩产超三千，
真正是集体储备仓库满，
社员的口粮吃不完！”

（白）彭老总听罢问道：“真的吗？”那干部回答：“是真的。”却不料社员胡十阿公一听，忙把手中的旱烟袋往腰间一别——

不顾那干部摆手又瞪眼，
他直通通地就发言：

“你吹牛皮倒是不红脸，
讲大话也不怕喉咙干……”

彭老总察颜观色心疑惑，
发现问题不简单。

他想到，往年亩产才几百，
难道如今一跃就能跨三千；

他想到，胡十阿公性子直，
今天未必说谎言；

他想到，党的作风好传统——
实事求是怎能忘一边。

（白）他想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决不能轻率下结论，

决不可处理太主观。……

这一夜，彭总他深更虽就寝，

心中有事睡不安。

产量是真还是假，

情况不明有疑团。

因此他黎明之前披衣起，
踏着霜花悄悄去看田。
急匆匆不觉来到四方丘，
禁不住心中热浪翻。
只因他从小帮工把田种，
在这里曾留下脚印一串串：
怎能忘那年青黄不接五月里，
天不下雨地冒烟；
地主豪绅囤粮卖高价，
受苦人糠菜充饥半饱难；
四方丘前聚集穷苦百姓来造反，
他为头呐喊冲在前。
往事相隔将近半世纪，
喜今朝天翻地覆换人间。
如今是亿万农民跟党走，
他怎能将吃穿问题丢一边。
亩产到底是多少？
这件大事他时刻挂心间！

（白）望田畴，忆往事，看眼前，彭总他百感交加——
紧攥禾莠田里站，
深觉重担压在肩。
方才细把禾秆数，
算来算去亩产也难达一千。
这四方丘他心里最清楚，
为什么竟虚报产量胡乱谈？
为什么浮夸说假到处有？